

泰
軒
易
傳
一



泰 軒 易 傳

(一)

李 中 正 撰

周易上經傳卷第一

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

三三 乾上乾下

首頁闕。事業既備。天下皆已利。見於在田之日矣。故在天在田。所處雖異。而利見者不異。以龍德之素著也。

九三。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。无咎。

乾六爻皆言龍。九三獨不言龍者。蓋九三居下卦之上。有過中之危。非終日乾乾。至夕猶惕。則危且有咎矣。若語辭也。猶不節。若則嗟若之類。九三過中。常有咎。以其履危守正。能自惕懼。故无咎。

九四。或躍在淵。无咎。

三不言龍。而以乾乾言之。乾卽龍之象也。四不言龍。而微其意於或躍之辭。躍者龍之事也。三多凶而人惟危。四多懼而位近君。雖以聖德。尤所難處。其所以无咎者。或躍以進德。在淵以守位。故雖在天在田。在人皆隨其適至。而在我无成心。以此處危懼之地。又何咎之有。九三九四二爻。文王當殷之末世見之。

九五。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

飛龍在天者。以天德居天位也。九五大人。得位變化。利澤生民。天下固嚮之於在田之日矣。今以天德居天位。豈不利見之乎。二五大人。非有異也。特所處不同爾。故爻皆有利見。大人之辭。在田則願見。在天則既見也。說者以二五大人爲君臣交。利相見。豈知九二在田。已有君德。蓋乾純乎君。不取君臣相應之義。

上九亢龍有悔。

龍潛於地之下。見於地之上。躍於天之下。飛於天之上。潛見躍飛。未有無其位者。上九以陽剛之極。處無位之地。窮不知變。以至於亢。能無悔乎。龍者君象也。時窮數極。而亢於位。非殷之末世乎。

用九見羣龍无首吉。

九者陽之窮。復變而爲一。是知陽數窮於九。未有窮而不變者也。乾六爻皆九。取其能變也。乾有至變之道。而上九不知適變之用。故聖人於六爻之後。復明用九之義。羣龍蓋指六龍言之。乾之六龍。惟不以剛爲首。則吉。蓋上九以剛處上。則有悔。二五以剛處中。則利見。非吉而何。

象曰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乃統天。雲行雨施。品物流形。大明終始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大和。乃利貞。首出庶物。萬國咸寧。

大者無限極之辭。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。乾之所以大者元也。萬物之始。無不資於乾之元。乃統天者。蓋天猶人之形體。乾猶人之精神。所以統天者乾也。所以運用形體者精神也。天且爲乾所統。則物之

資始可知。蓋一元之氣，升而爲雲，降而爲雨。品彙之物，莫不資之以流形。流形者，形遷如流也。既散而爲雲，雨之行施，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。大明者，離日坎月也。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。日之所終，乃月之所始。月之所終，乃日之所始。離日坎月一終始，而六位於是乎成矣。此言卦之六位，備坎離也。六位既成，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之陽，以御天而運行，則其爲亨可知。乾道之妙，循環變化，無一息留，而萬物流動，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。各正性命於保合大和之際，是知萬物之性命，乾之利貞實各正之也。萬物之大和，乾之利貞實保合之也。曰乃利貞，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。元亨利貞，周流不窮，乾何爲哉？首出於庶物之上，而萬國自臻於安寧之域，未有物之先，則言萬物；既有物之後，則言萬國，謂之萬國者，兼民與物言之。乾有君象，故言萬國。

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

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。天之運行，特象其健而已。故象不曰行乾，而曰行健也。記曰：誠者天之道，天惟其誠，故無息。自強不息者，君子體乾之行健也。

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見龍在田，德施普也。終日乾乾，反復道也。或躍在淵，進无咎也。飛龍在天，大人造也。亢龍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用九，天德不可爲首也。

此贊六爻之辭。當初九潛龍之爻，一陽之氣雖動於下，羣陰尙盛而處其上，然龍本變化，姑潛藏勿用，以俟時。陽本發生，今尙微而在下，故發生之功未見。九二見龍在田者，二陽發見於地之上，功漸及物。

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。溥博淵泉。無乎不足。使賢者皆可俯就。愚不肖者亦可企及。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合乎中。此德施之所以普也。終日乾乾。反復道也。乾者健也。乾乾者健之至也。終日運行。無不合乎乾。反復周旋。無不在乎道。故乾乾以法天。反復以求中。失中則違道矣。或躍在淵。進無咎也。進者咎之招也。九四汲汲於進德。而不汲汲於進位。何咎之有。飛龍在天。大人造也。飛龍而在天。大人而居九五之位。乃其所也。不謂之作而謂之造者。明其施爲制作。與天同其造化也。大人之造。既以契乎乾。此所以先天後天而皆弗違也。亢龍有悔。盈不可久也。理未有亢而不悔。盈而不虛者。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。數過乎中而不知退。滿而致溢。其可久乎。然自有道者處之。則大盈若沖。不窮於亢。斯可久矣。用九。天德不可爲首者。善用天德者。用其變。不善用天德者。用其剛。窮而能變。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。夫天爲剛德。猶不干時。況於人乎。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。所以全其天德也。乾卦爻象之序。與諸卦異者。易畫於義。繇於文。爻辭作於周公。彖象作於孔子。篇秩次序。各因其世。自王弼釋經。欲其先後相備。乃類而聚之。以彖次繇。大象次彖辭。爻辭次大象。小象繫於爻。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。文言曰。元者。善之長也。亨者。嘉之會也。利者。義之和也。貞者。事之幹也。

四德之元。配四端之仁。豈非善之長乎。亨者。一氣之通也。一氣於此而亨通。衆美於此而會聚。故曰嘉之會。利者。一氣之利物也。然義以刻制爲事。而利不生其間。則不和。一氣之摯斂。乃義之刻制也。而萬物莫不說。是刻制之中。有利乎物者存也。故曰義之和。貞者。一氣之正固也。以此爲物之根本。則物之

歸根者抱夫一。以此爲物之根本。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。物抱夫一。然後發生者本焉。事貞夫一。然後無窮者出焉。故曰事之幹也。是知貞乃亨利之所終。而元之所始。猶剝有不食之果。升有不息之貞。所謂幹也。文言而下凡六節。或以天氣。或以人事。或參天人之義。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。諸卦皆無文言。獨乾坤有之者。蓋乾坤者易之緼。諸卦義皆緼藏於其中。亦猶天地之大。無一物之不備也。

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嘉會足以合禮。利物足以和義。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。故曰乾元亨利貞。體元而在我則爲仁。仁者宜在高位。故足以長人。一國施仁。則一國愛而戴之。一家施仁。則一家愛而戴之。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。而自有爲人愛戴推尊之理。幽人之歸太王。天下之歸于周者。以其有長人之仁。而人心惓惓。自之容釋。猶萬物發育乎春。而震爲長子也。君子體乾之亨。會聚衆美。斯可以合禮。如男女以亨嘉而會合。則有婚姻之制。少長以亨嘉而會合。則有鄉飲之序。君臣以亨嘉而會合。則有朝聘之儀。是嘉美之會。足以合禮文之盛。猶萬物相見乎離。而離爲文明也。說以使民。則民忘其勞。說以犯難。則民忘其死。七月之一詩。東山之四章。忘勞忘怨之義也。先王之於民。勞之所以逸之。殺之所以生之。故能殺之而不怨。利之而不庸。此利物足以和義之意。猶萬物彫瘁於秋。而說言乎兌也。事以智謀。物以智創。智而不正。則事變得以搖之。謀而不正。則異議得以屈之。守而不固。則衆力得以傾之。故曰貞固足以幹事。猶萬物終藏於冬。而成言乎艮也。君子體此四德而在我。則我之四德。卽乾之四德。故曰乾元亨利貞。

初九曰：潛龍勿用。何謂也？子曰：龍德而隱者也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無悶，不見是而無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

龍德而隱，未見知於時，然聖人存其在我者，而知與不知，非所計也。故遯世無悶，聖人無心於隱顯，而不成乎名，故不見是而無悶。道在所樂，則行之而不疑；外在所憂，則違之而不顧。憂樂一徇乎道，而從違不係乎人，確乎有守而不變。此時乎而潛者，所養如是。中庸曰：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。又曰：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其潛龍之德歟。

九二曰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何謂也？子曰：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易曰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君德也。

九二以龍德居中，則位在所略，而德在所先，故以龍德正中言之。正中者，如日必作，夜必息，寒必裘，暑必綰，適其中而無過不及，故曰正。初之潛，三之惕，或過或不及，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，惟二有正中之德，而無虧欠不全之處，發而爲言，則皆中庸之言，而無不信，制而爲行，則皆中庸之行，而無不謹。著誠去僞，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，德雖足以善乎世，而未嘗有矜伐之心，內外交相養如是，則輝光日新，溥博淵泉，大而化之謂聖矣。則九二雖未有君人之位，已有君人之德矣。故聖人特引易曰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而以君德稱之。

九三曰：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。何謂也？子曰：君子進德脩業，忠信所以進德也，脩辭立其誠，所以

居業也。知至至之。可與幾也。知終終之。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。在下位而不憂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矣。

九三處人道之危。而能無咎者。進德脩業而已。忠信也者。所以爲進德之階。脩辭立誠。所以爲居業之地。然進德脩業。初無定法。知至者已至之功也。知終者未至之功也。知其已至者。既能至之。非見幾之明者能之乎。知其未至者。復能終之。非擇義之精者能之乎。如是則以此處上。雖受天下而不爲泰。吾何驕。以此處下。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。吾何憂。德業兩盡。而驕憂兩忘。雖處危厲而無咎也。

九四曰。或躍在淵。无咎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上下无常。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恆。非離羣也。君子進德脩業。欲及時也。故无咎。

上下無常。以其位言之也。進退無恆。以其心言之也。上下無常。非爲邪以干時。進退無恆。非離羣以自利。進德脩業。欲及其時。以盡性分之所常盡。故處難處之地。而無咎。

九五曰。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何謂也。子曰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水流濕。火就燥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本乎天者親上。本乎地者親下。則各從其類也。

萬物聲應氣求。各以類應。然水流濕而不就燥。火就燥而不流濕。雲一於從龍。風一於從虎。故萬物皆以類相與。非其類者不與也。不類於物。而能類物者。聖人也。出乎其類。拔乎其萃。物孰能類之。惟其道至公也。故於物無私。大同也。故於物無異。萬物無不由其道。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。本乎天者。

其性親上。本乎地者。其性親下。各從其類如是。蓋不期然而然也。

上九曰。亢龍有悔。何謂也。子曰。貴而无位。高而无民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

有位則貴。未有無位而貴者。有民則高。未有無民而高者。上九非無位也。以驕於貴而失其位。非無民也。以窮於高而失其民。非無輔也。以亢於上。則賢者安於下而不爲輔。又何動而不悔哉。

潛龍勿用。下也。見龍在田。時舍也。終日乾乾。行事也。或躍在淵。自試也。飛龍在天。上治也。亢龍有悔。窮之災也。乾元用九。天下治也。

微而在下。故勿用。時舍者。時止於此。終日乾乾。行其進德脩業之事而已。或躍在淵。自試其德業之成否。飛龍在天。則居上而治。龍德而至於亢。窮不知變。宜其災也。乾元用九者。四時之運。九十日而變。變則復元。故乾用九在元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而天下治。

潛龍勿用。陽氣潛藏。見龍在田。天下文明。終日乾乾。與時偕行。或躍在淵。乾道乃革。飛龍在天。乃位乎天德。亢龍有悔。與時偕極。乾元用九。乃見天則。

冬之藏也不固。則夏之發也不茂。潛藏於始者。乃所以振發於後。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。而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德。與時偕行者。時乎進德脩業。故不得不與之偕行也。乾道乃革者。九四雖未至於飛龍位。天德而乾道至此已革矣。乾道既革。進至於五。則飛天矣。乃位乎天德者。九五天位。所以位乎天德。出寧之君。與時偕極者。時既極而不知變。是與時偕極也。乾元用九。乃見天則者。乾用九在元。九十日

而變。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。元者始也。九十日則復始。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。乾元者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不言所利。大矣哉。

此合四德而言之。乾元不止於始而已。山始而亨。亦元也。利貞者性情也。乾之性無不利。猶人之性無不善。人之情有邪有正。乾之情則無不正。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始者元也。美者嘉之會也。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。乾既無不利。則言其所利。反不足以盡乾。故不言所利。大矣哉。乃贊明不盡之意。

大哉乾乎。剛健中正。純粹精也。

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。故總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以形容之。蓋六爻純陽。爲天下之至剛。剛動不息。爲天下之至健。潛見躍飛。皆得其中。進退存亡。不失其正。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。然後足以形容乾之一字。聖人又發揮於六爻。以旁通曲暢其情意。一卦六位。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。而運行六龍者。六陽也。乾之運用。正象乎天。六陽之氣。升而爲雲。降而爲雨。而天下無不得其平。則乾之功用博矣。敢問純粹精何別。姑借米喻之。不雜之謂純。去其糠粃之謂粹。除其糟粕之謂精。又以六爻旁通諸卦。初九變爲姤之初六。則龍變爲魚。九二變爲同人之六二。則文明以健。九三變爲履卦之六三。則履虎尾。咥人凶。九四變爲小畜之六四。則血去惕出。九五變爲大有之六五。則離明當天。上九變爲夬之上六。則剛長乃終。又以六卦旁通乎六十四卦。其意莫不該貫。乃見乾之六爻發揮。有無窮之義。

君子以成德爲行。日可見之行也。

成德者。德之全也。一毫虧缺。不足謂之全德。旣成矣。而行因之以著。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。潛龍雖有聖人之鎡基。猶待養之。而後成。隱而未見。其德尙微。未及於見也。行而未成。其功尙微。未至於成也。是知初之弗用。非不用也。養其德以大其用也。

君子學以聚之。問以辨之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易曰。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君德也。

君子之德。至於中而止。學以聚之。所以會此中也。問以辨之。所以擇此中也。寬以居之。所以守此中也。仁以行之。所以用此中也。故雖在田。而有君人之德。回問爲邦。雍可南面。其潛龍之德歟。

九三。重剛而不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故乾乾。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矣。九四。重剛而不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中不在人。故或之。或之者。疑之也。故无咎。

三四。介乎四剛之間。承乘皆剛。而不中。故三不免危。四不免疑。九四於乾道。乃革之際。尤所難處。於此而能自疑。知進德而不求進位。何咎之有。

夫大人者。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四時合其序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。而況於人乎。況於鬼神乎。

中天地而立。稟陰陽粹精之氣。而爲人。其初未嘗不與天地相似也。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。養其小體爲小人。則與天地異矣。大人者。惟能全正大之理。抱陰陽之粹。故能參天地。日月四時鬼神。而無間。蓋

天地者陰陽之體。日月者陰陽之精。四時者陰陽之變。鬼神者陰陽之靈。乾之二五利見。天地合德也。六位具坎離。日月合明也。行此四德。四時合序也。潛見躍飛。變化不測。鬼神合吉凶也。夫然後建大中。兼三才。超乎數而不囿乎數。理在我。則是我先乎天。而天不違乎我。理在天。則是我後乎天。而我不違乎天。天時即元亨利貞。運行不息者。以天之大。且不我違。則人鬼可知矣。

亢之爲言也。知進而不知退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其唯聖人乎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

亢者中之反。天下之理。至於中而止。上九過乎中。不知進極必退。存極必亡。得極必喪。能無亢乎。聖人非能有進而無退。有存而無亡。有得而無喪也。惟能體乾之變。用剛之正。知進知退。而不牽於進。知存知亡。而不囿於存。知得知喪。而不係於得。進退存亡得喪。一付之數。而在我無成心。達時之變。而處之皆得其正。如權萬變而衡當平。時萬變而中常在。曾何亢悔之累哉。兩言其唯聖人乎。深以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。又乎。疑辭也。言其不止於聖而極於神矣。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。蓋時有進退存亡。而我無得喪。所以爲聖人也。

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說。

元者。陽用事之始。亨者。陽用事之終。自春徂夏。物之見乎離。則陽之終始大明矣。終始既大明。則六爻之位。自一陽來復。推而至。上九。六位各得其時成。六位之功既成。茲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。此說亦

通。

坤上坤下

一中亟三積一二三總之而爲六。

坤元亨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。先迷後得主。利西南得朋。東北喪朋。安貞吉。

萬物資始於乾。資生於坤。故元亨之德同。乾以剛健爲貞。坤以柔順爲貞。故利貞之德異。牝馬之貞者。乾龍變化。極於飛天。坤馬柔順。終於行地。蓋變化者君之象。柔順者臣之道。牝馬取其健不勝順也。人臣之道。患在健勝順。牝馬之貞。則健不勝順矣。健不勝順。則患其柔佞而入於邪。君子有攸往。則不至於爲邪矣。蓋君子於仁也柔。於義也剛。健順兩盡也。乾爲馬。坤以柔順變之。則爲牝馬。坤爲牛。離得坤之正性。則爲牝牛。易之取象。旁通不拘。王弼曰。義苟在健。何必乾。乃爲馬。爻苟合順。何必坤。乃爲牛。卽此意也。先迷後得主。利者。牝雞無晨。西雲不雨。先則失道而迷。女待男行。臣待君唱。後則得主而利。主猶守也。後得主作一讀。且以八卦致用之序觀之。乾統三男於東北。坤統三女於西南。西南三女之位。得朋也。東北三男之位。喪朋也。人臣貴乎喪朋以事君。不貴乎得朋以爲黨。安貞吉者。以順爲貞也。象曰。至哉坤元。萬物資生。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。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。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。行地無疆。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。先迷失道。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。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。應地無疆。乾曰大哉。坤曰至哉。大言其尊。有始之義也。至言其極。有終之義也。大則無方。至則有所矣。始則未生。

終則成形矣。蓋月本無光。承日之光。坤非有元。資乾之元。坤之資生。所以承乾道之資始。坤之厚載。所以合乾德之無疆。此坤之元。卽乾之元也。無所不容。曰含弘。無所不達。曰咸亨。不以惡物而廢容載者。含弘也。不以僻陋而廢發生者。咸亨也。坤之含弘光大。莫不承乾之施而後亨。此坤之亨。卽乾之亨也。坤爲牝馬。卽地之類。若良馬老馬。乃乾之類。非地類也。坤至柔而動也剛。牝馬至順而行則健。以健濟順。故能任重而致遠。行地而無疆。此坤之利貞。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。柔順而不貞。乃小人之所尙。柔順而利貞。乃君子之所行也。先則迷而失其道。後則順而得其常。西南得朋。則陰類愈盛。雖得何益乎。東北喪朋。進與陽交。雖喪何損乎。故得朋則徒與類行。而無交感化生之功。喪朋則進與陽交。而有君臣會聚之慶。故京氏易傳曰。女旣嫁。降父之服。臣旣仕。先公後私。言臣妾之道。自其夫與主之外。則皆私也。人臣而能安於貞。斯可以應地無疆。蓋地惟其安於貞。故能載華嶽。不以重而壓。振河海。不以深而洩。此地之悠久無疆也。應地無疆。則與之同是悠久矣。乾之君子。行此四者。故曰乾元亨利貞。坤之君子。安貞之吉。則應地之無疆。道不虛行。只在人爾。坤之一象。其致意於貞者二。其言無疆者凡三。豈非正固乃其本。無疆乃其用。至於應地無疆。則爲臣之義盡矣。

象曰。地勢坤。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隤乎宅卑者。地之勢。坤之德。則取其至卑而至厚。故能載物而無疆。乾之大象言健。坤之大象不言順。而言厚者。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。自厚德之君子觀之。安有毫髮之不順哉。故言厚則順在其中。而順

未必能兼厚也。德之薄者，驕矜自高，傾危必至。己且不能自持，況載物乎？乾之象不言乾，乾之德不可盡也。惟健其庶幾焉。坤不言順者，順之爲德未足尙也。有坤之厚，斯足尙矣。

初六履霜，堅冰至。象曰：堅冰至，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，至堅冰也。

聖人於陽，護其微而戒之於始；於陰，則防其漸而絕之於終。初六微陰始生，而曰凝者，陰性慘而行疾，纔生則凝。天地陰陽迭相往來，其來必有所自，其往必有所藏。當盛暑之時，地下愈深愈寒，陰氣之凝也，蓋自此始。豈不曰履霜乎？特以盛暑之月，人不之覺爾。馴而致之，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。姦子賤子之禍，常萌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。非智者孰能察之？田氏篡齊，來於威公之霸；六卿分晉，肇於文公之興；趙高之姦，蓄於始皇之時；竇憲之亂，始於光武之世；司馬懿之禍，生於魏武之手；五胡之亂，基於平吳之後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。

六二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。象曰：六二之動，直以方也。不習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六二居中得正，盡地道者也。中則不倚，故直。正則無邪，故方。直則不阿曲以從人，方則不詭隨以徇物，所以充實光輝而至於大也。乾之大，則極而至於聖；坤之直方，至於大而止矣。入聖則未優，爲賢則已至。故以直方大言之。君子靜而涵養者，無非中正；動而發見者，無非直方。蓋惟天下至靜爲能動，至柔爲能剛。六二居卦之中，處地之正，宜若靜而不動矣。今乃以動言者，靜蓋其本，而動則其用也。以柔居柔，宜若諂曲而不能方。此言直方者，中則直，正則方也。卦之六爻，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，故直方之義。

發於此。六二靜而中正。動而直方。乃出於性之所蘊。德之所有。及因事發見。則皆自然而然。非有所習而後能也。蓋有所習而利。則所見於所習。習則利。不習則不利。不習無不利者。皆出於自然而然。果何待於習。又何施而不利哉。茲所以爲臣道之盛。而地道之光也。

六三含章可貞。或從王事。无成有終。象曰。含章可貞。以時發也。或從王事。知光大也。

六三以陰居陽。內明外晦。有章美之才。而不自炫曜。臣道所當然也。三惟含章。然後可貞。苟自曜其才。則失正矣。蓋人臣而自曜其才美。鮮不爲才美所累者。惟養明於晦。藏智於愚。庶乎其可貞也。至於或從王事之際。則無以成功自居。惟代君以有終而已。蓋不盡心於從事。則爲不忠。不歸功於其上。則爲不智。必全保身之哲。審從事之宜。則其含章不發者。終於必吐。特以時而發。則材足以任事。智足以達權。而其智光大足稱矣。

六四括囊无咎无譽。象曰。括囊无咎。謹不害也。

四陰旣長之時。君子好遯之日也。當危行言遜。以包周身之防。括結也。囊所以藏也。斂其才智而韜藏之。則是非兩忘。毀譽無由至矣。天下皆知毀之爲害。而不知譽之尤爲害也。當小人浸盛之時。而有譽於世。取禍之道也。乾之潛龍。隱而養德。將以致用也。坤之括囊。退以避禍。處於無用也。潛龍當一陽之始生。括囊當四陰之浸盛。所處之位有不同也。而括囊之義。爲引身而退者設也。若夫立人之本朝。而括囊以自全。首鼠而兩可。特張禹、蘇味道之流爾。豈六四之義哉。